

11

大坂夏之阵

池波正太郎 / 著

曹逸冰 / 译

真田 太平记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真田太平记 ◆ 大坂夏之阵

曹逸冰
译

真田太平記 大坂夏之陣

張如五大郎



北京汉网传播
Beijing Han-read Cultur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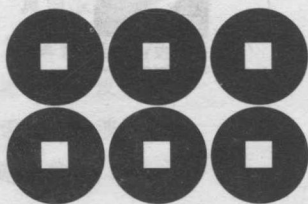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汉网传播有限公司



— 七曜文库

池波正太郎

IKENAMI SHOTARO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第一章 兄弟

第壹话

幸村至阵所附近下马，对河内守真田信吉微笑道：“河内守大人，在下是真田左卫门佐。”

是役，泷川三九郎一绩随将军德川秀忠而来，又担任大御所德川家康之使番，至家康阵所待命。

家康的使番自然不止三九郎一人，总共大概有十五人。他们身负将家康之命送到四面八方的重任。

史称“大坂冬之阵”的战役中，泷川三九郎完全没有立功。他这个人根本就不重功名，固然尽忠职守，完成上头安排的任务，其他方面却很内敛。

家康不禁苦笑，想不出三九郎到底有何追求。

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深夜，德川家康离开茶臼山阵所，次日一早回到了京都二条城。

“三九郎，回御所那里去吧。”

家康让三九郎回到了将军秀忠的本阵。

冈山本阵的秀忠按兵不动，迎来新的一年。

东西两军兵刃相接的“战争”的确结束了——不，是“休战”了。

实际上，大御所家康撤回京都之后，东军“抢时间”的战争才真正开始。

总构的外壕被填上了大半。

二十六日一早，本多正纯派人出使丰臣家，质问道：“我方如约拆除总构设施，尔等却全无拆除二丸、三丸设备之意。长此以往，何时兑现诺言？倘不拆除完毕，远道而来的将士便无法归国。幸喜我方人手充足，索性助贵方一臂之力。”

结果，东军倾全军之力，拆毁了二丸、三丸的围墙和矢仓，将战壕悉数填平。负责拆除总构设施的不光是八万余名劳工，更包括出征大坂的东军将士，总共怕有二十万人。

大坂方面登时愕然。本想着两军一旦议和，东军便当离去，撑死留一点兵力驻守，此际不免激愤难堪。

“拆除二丸、三丸本该由我方负责才是！”

休战条约签字落款，只是四五日前之事。

大坂城内召开紧急会议。众人开会期间，东军填埋战壕、拆除城防设备的动静片刻不停。

大野治长万般无奈，只得同织田有乐斋去本多正纯的阵屋求见。正纯的家臣称正纯偶染急病，无法会见他们。不管他们如何恳求，正纯就是避而不见。两人唯有折回城中，继续开会。

三番两次求见无果，拆除工作却是进展神速。短短两天内，围墙、矢仓便皆告消失。

填埋战壕着实累人。尤其是二丸的战壕，宽七十二米，最宽一带更是百米有余，水深五至七米，最浅处亦有四米。东军足足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将之填平。

期间，丰臣家几次求见本多正信、正纯父子，无奈对方含糊其辞，能躲则躲，否则就称病不见。搞得他们只好回城开会。

三四日后，丰臣家无法可想，索性一状告至京都的所司代板仓胜重那里，求他出面相助。

板仓当然不会搬石头砸脚，推道：“待本多父子病愈再议。”

议和之时，拆除二丸、三丸设施确实谈妥由大坂方面负责。若大坂方面立刻动手便要另说，但他们确实无意开工，此际不免理亏。

当时没有敲定具体的填埋日期。

要填埋二丸战壕，土堤的土自然不够。东军拆除各地矢仓，推倒了织田有乐斋和大野治长的府邸，将建材丢进战壕，由此可见其做法实是相当强硬。

话题说回泷川三九郎。

十二月二十九日午后，三九郎一绩征得将军秀忠许可，只身去了沼田真田家的阵所。是日，自翌年正月开始的拆除工作分到了各个部队。将军回江户后，除事先安排好的残留部队与工人，诸大名部队皆可归国。

真田家当主信之的两个儿子信吉、信政率七百士兵扎营鸭野村。出了大坂城向东而去，平野川、猫间川之后便是鸭野村了，真田部队布阵村北，南侧则有佐竹、上杉、堀尾、户田、牧野等队阵所。泷川三九郎自南向北，骑马缓行。

开战期间，三九郎曾两次造访真田阵所通报家康之命，所以信吉、信政兄弟和家臣们都认识他。

泷川三九郎之妻是真田昌幸之女，故信吉、信政兄弟皆是其甥。

河内守信吉是信之长子，是年二十有二，弟弟内记信政十九岁。

信吉郑重欢迎三九郎，笑道：“舅舅总算来啦。”

三九郎此来没有要事，只是想消磨一下时间罢了。

是日万里无云，而且非常暖和。

三九郎和真田兄弟、众家臣围坐户外床几，交谈甚欢。他们眼前便是平野川的美景，而远方的冬日树林和湿原彼方则是大坂城之天守阁。

“咦？”河内守信吉背后的中年家臣藤田小传吾突然喊道，“那是不是左卫门佐大人？”

关原一役之后，上田的真田氏本家被废，藤田无奈从那本家投奔沼田，自然不会忘了左卫门佐真田幸村的容貌。

藤田小传吾指着对岸树丛，众人随之望去，只见一名便装武士率十名轻装武士骑马而来。冬日的暖阳下，平野川面闪闪发光。

来者正是真田幸村。

“真的是左卫门佐大人！”

“哎呀！太想念了！”

大家纷纷跑去。

“大人老了！”

“跟老爷（昌幸）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！”

“一点不错，一点不错！”

“握缰绳的手势都没变呢！”

“想当年，他只是源二郎大人的时候……”

垂垂老矣的家臣们均是热泪盈眶。

幸村至阵所附近下马，对河内守真田信吉微笑道：“河内守大人，在下是真田左卫门佐。”

幸村有十五年没见信吉、信政兄弟了，两兄弟当年尚是四五岁的幼童。然而，他一眼便认出了两人，只因信吉长得酷似兄长信之，信政则像母亲小松殿。

“河内守大人，内记大人，二位都长大了呀……”

见幸村感叹两个侄子的成长，家臣们纷纷洒下男儿热泪。

“叔父……快请进！”

河内守信吉恭恭敬敬将幸村迎进阵所。

第贰话

“兄长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啊。三九郎感激不尽。”

泷川三九郎现身之时，一贯冷静的幸村不觉大喊道：“哎呀！三九郎！”

他紧紧抓住三九郎的双臂，不住摇晃，整个人险些扑了上去。

“想不到此时此地竟会相见……”

幸村一时语塞，泪如泉涌。纵是向井佐平次和阿江，都不曾见幸村如此真情流露。

十四年前的关原之战前夜，真田昌幸、幸村父子投向西军，坚守上田城。泷川三九郎突然来访，真田昌幸便将故去的阿德之女於菊交他带离。昌幸当时的想法，这里就不重述了。总之，泷川三九郎欣然从命，将少女於菊带回江户家中。

“三九郎，妹妹就交给你了。”

幸村一度低头叮嘱。他很喜欢异母妹妹於菊。后来，幸村听说於菊嫁给了三九郎，虽没生下一子半女，小日子却甚美满，对三九郎一绩更是满怀感激。一见三九郎，长年的感激登时涌了出来。

“兄长……”泷川三九郎直言赞道，“真田丸的表现真是太棒了，让人忍不住拍手称快！”

若一旁有东军将官听到，不知会有何感想？

“表现真是太棒了”倒无所谓，但“让人忍不住拍手称快”云云……明明是东军一员，竟公开称赞敌军！

泷川三九郎素来爽直。他以迎娶真田家之女、当了幸村的妹夫而自豪。哪怕周围真有别的东军将官，他都不会掩饰。

“於菊可好？”

“一切安好。”

“感激不尽！托你的福……”

“兄长言重了，得此贤妻，三九郎三生有幸。”

“此话当真？”

“自然当真。”

“太好了……”幸村再次紧握三九郎的右手。

众人一时讶然，想不到幸村竟如此牵挂妹妹。

真田家人士和幸村交谈甚欢，却没有畅所欲言。东西两军议和罢兵，又就战壕填埋一事剑拔弩张，摩擦不断。

丰臣家的无能和优柔寡断让浪人将士们非常恼火，有人更大怒道：“议和了又如何！干脆用铁炮轰走关东部队！”此事让将军秀忠无法离开冈山本阵，只得在阵中过年，正月上旬能否归国仍是未知。为防万一，东军填埋战壕之际又做了随时开战的准备。

世人皆知此次议和绝不简单。否则，关东方面何必操之过急？

大御所德川家康撤回京都，新年一到便早早回了骏府。将军秀忠仍留守冈山阵中，全副武装的东军尚未解除对大坂城的包围。

“这是要孤立大坂，等时机成熟便再度进攻。”

“大坂会被耍得团团转吧。”

“嘿嘿，轻而易举呀。”

“那些蠢货……”

一些浪人看透了丰臣家的无能，扬长而去。

东西双方看似和解，实则不然。流言飞语不断。若真田幸村擅自去了“敌军”真田信吉、信政的阵地，无疑会惹来轩然大波，背上莫须有的罪名。是以幸村很快便离开真田阵地，踏上归途。泷川三九郎一路送他至平野川。幸村没有上马，而是和三九郎并肩而行。

幸村见三九郎跛着左足，问道：“三九郎，那左脚的旧伤，可是柳生五郎右卫门大人所留？”

泷川三九郎曾是伯耆国米子城主中村一忠的家臣。中村家曾有一番骨肉相残的内乱，家臣分成两派，刀剑相向。柳生五郎右卫门当时正是中村家家老横田内膳的门客，故而和泷川三九郎动上了手。三九郎挥刀朝他砍去，却被对方一刀砍伤了左大腿。

真田信之的家臣铃木右近算是柳生五郎右卫门的门人，而泷川三九郎亦曾向五郎右卫门讨教柳生新阴流的剑术。

“好生羡慕，”幸村正容道，“你的左腿留下了尊师的印记呢。”

幸村之语让三九郎甚是欣喜，日后一有机会便要说道：“兄长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啊。三九郎感激不尽。”说着说着，便会热泪盈眶。

两人来到平野川的岸边。真田幸村揽住三九郎的肩膀，喃喃道：“恐怕日后会再度跟你敌对。”泷川三九郎点头不语。

“就此告辞。”

“再会。”

幸村上马，穿过平野川之后，又回头朝三九郎挥手致意。

第叁话

“幸村啊……”信尹从幸村手中接下酒杯，“机会难得，不如去见见你哥哥信之吧？”

平野川的彼岸，真田幸村微笑着挥手致意。那张笑脸，泷川三九郎毕生难忘。

“何等温柔的笑颜……”事后，三九郎对妻子於菊感叹道，“就像是佛祖的微笑……”

真田阵所的坦诚款待，让幸村欣喜异常。年关之后，他先后两次夜访真田阵所，而且给小山田壹岐守夫妻带去信件。

小山田壹岐守是武田家的旧臣，武田家灭亡后投奔真田家。武田家阵营之内，壹岐守一直和真田昌幸齐名。昌幸对此人敬仰有加，嫁出长女，结了亲缘。

昌幸长女有“村松殿”之称，皆因真田家将小县郡的村松地区当了嫁妆。

村松殿是真田信之、幸村兄弟的姐姐，对幸村尤其照顾。

幸村给姐姐村松殿的信中称：“此番兴兵，我从九度山脱身来到大坂，姐姐恐是一头雾水。唯盼姐姐细想我之所求。现下双方议和，

幸村得以幸免，暂时苟活，若有缘再见姐姐之面，固然甚好，怎奈不肖弟自身难保……近来一切安好。勿念。”

而给姐夫小山田壹岐守的信中则称：“身值乱世，一切难料。权当我左卫门佐不在这浮世便好。”

幸村认定关东不会就此罢休。

庆长十九年落下帷幕，次年（1615年）七月改元，这便有了元和元年。因之，庆长二十年的正月就是元和元年的正月。

元和元年正月元日，德川家史录称：“阵前诸大名皆盛装来到冈山的将军本阵，恭贺新禧。滞留京都的诸大名、诸高僧则登二条城祝福将军。右大臣秀赖公派伊东丹后守前来问候。”

元日一早，大御所德川家康便宣布三日离京。家康早早公布了返回骏府的日子，将军秀忠却唯有继续等着。随着战壕填埋工程的推进，大坂浪人蠢蠢欲动，隐患颇大。秀忠只好加调本多忠政、松平忠明两队负责将军本阵的警备。

美浓守忠政是本多忠胜的长子，在冬之阵中表现不凡。松平忠明则是德川家康的外孙，现任伊势龟山城主，封地五万石。两人皆跟德川家渊源深厚，受到家康和秀忠的信赖。虽是城主，却跟直属的家臣无异。这两人同时担任战壕填埋工程的奉行，足以表明其休战期间委实立下大功。

正月三日，德川家康果然离开了京都二条城，踏上归途。滞留京都府邸的伊豆守真田信之特意去了二条城，恭送家康动身。

好一个晴天。万里无云。

德川家康满怀欣喜，面带微笑。二条城御殿的门廊自唐门铺有薄席。家康意态悠闲，不时向前来送行的大名们点头示意。

真田信之就候在唐门之旁。

家康仍是那副打猎装束。见信之低头候在门口，他上前唤道：“豆州。”

信之抬头答道：“在……”

家康明知故问，说道：“何时回江户啊？”

“回大御所大人，属下将跟御所大人同回。”

“好……”家康点点头，仰望冰凉的晴空，又道，“这次让豆州受苦了。”话音极低，只容信之听见。

信之默默垂首。

“豆州，就看你的了。”

德川家康喃喃出了唐门，坐进候命的轿子。是日，他将下榻近江国膳所城。

——就看你的了。

真田信之一听便知家康之意。家康把他喊来，果然是要拉拢真田幸村。

从去年的年末直至昨夜，信之几次和慈海和尚讨论此事。望着家康一行离去，信之不觉喟然长叹。只要跟慈海和尚的密谈结束，他就难忍叹息。

再说真田幸村搬到大坂城二丸北面的府邸之后，见到了阔别久矣的叔父——隐岐守真田信尹。

“久违了……”

双方虽然和谈，信尹总归是德川家的家臣。光天化日之下，他来见侄儿幸村的消息一旦走漏，恐将出现轩然大波。譬如又坚称幸村阴结关东云云。